

天知道是哪一天

有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誰，醒來后，知道我在哪裡、發生了什麼，這裏的護士說這又是美好的一天了，但諷刺的是，美好的一天里充滿了不好的回憶。我想我更喜歡糟糕的一天，那天，每個人都是陌生人，我忘了自己的家人，我忘記了我怎麼會在這裏，我可以忘記我做過的事情。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知道。我的名字是傑瑞·格雷，這是我的日記。療養院，疾病，它們是對我的懲罰。

這裡有一個護理員名叫艾瑞克，他建議我寫日記，說這有助於改善我的狀況。我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疾病在迅速發展。他們告訴我，我六個月前到這裏時，一個星期有六天知道我自己是誰，第七天我的大腦會休息，所有記憶都會遺失。從那時起，這個比例一直在變化。他們告訴我，我一個星期一半的時間完全沒有意識。有一段時間我是「無所不知的傑瑞」，而另一段時間我是「一無所知的傑瑞」；有時候整整一天都是美好的日子，有時候整整一天都是糟糕的日子。由於患有阿爾茨海默病，我永遠不能確定什麼是真的。

但是，有一件事我非常確定：我殺了我的妻子。在所有忘記的過往中，這件事是我祈禱我能記住的。

我有一個日記本了，之前我一直在用廢紙片寫東西，一直在記錄每天發生的事情。後來艾瑞克給我一個日記本，這將提醒我我以往曾是什麼樣的人，最重要的是，它會提醒我「忘記」這件事。除了這兩件事情，它還將記錄我以前有多麼瘋狂，今後會有多麼瘋狂。我會把它稱為我的「狂人日記」。我記得時，我就要寫，這——

等等，不只是「狂人日記」，更是我的「狂人隨想錄」。我之前寫過。我以前寫過日記的……

在我殺死桑德拉之前。

日記現在在哪兒，誰拿了它，我不知道。

艾瑞克說，寫日記對將來有用，我可以把我想到的全都寫下來，這就是我要寫日記的原因。他說我應該把它當作一種治療手段，這可能幫助我找回曾經的自己。但是，如果桑德拉就躺在我寫作房的地板上，停止呼吸、滿身是血的記憶是真實的，那麼我並不想回到曾經的自己。他對我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充滿希望的話，在這種地方，只有這些鼓勵和希望才能阻止一個人蜷縮在角落裡等待死亡。他說科技在進步，沒人能預見未來。如果真的能有機會讓一切變得更美好，那麼我只需要做到力所能及的事就好。伊娃一定很恨我，找回以前的自我、重溫我做的壞事將是一個痛苦的旅程，但如果有任何機會可以挽回我和她的關係，那我必須這樣做。艾瑞克還認為我應該記下我的創作靈感。他說這是一種鍛煉大腦的方式，我需要保持大腦活躍。醫療技術可能會召回以前的傑瑞，但永遠不會讓桑德拉起死回生了。如果能幫我聯繫到伊娃，我會做任何事情，努力向她道歉。

我對桑德拉的記憶和我對書中人物的記憶一樣牢固，她曾經存在的唯一證據是我手指上的結婚戒指和我房間里她和伊娃的合影。有時我會困惑不已，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殺了她。我不記得了，但我有足夠富有的想象力，我能夠重繪現場：我記得鮮血，記得握著她的手；我記得打電話報警，請他們來幫助；我記得他們到達時的情景，記得過了一會兒，他們帶走她也帶走了我。桑德拉去了太平間，而我去了警局。我知道在我妻子死去的那天和我報警的那天之間相隔很久，但我

不知道具體有幾天，兩三天？或者四天？我只想要伊娃多度幾天蜜月罷了。我認為他們不會對我進行審判，但我不敢肯定，我覺得辯方和控方之間存在某種交易。我生病了，沒有人懷疑，但在療養院比在監獄里生病更好。

隨著阿爾茨海默病的繼續發展，我對發生事情的記憶會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零星，這種疾病就像在一個硬碟里不斷刪除照片、視頻和聯繫人。等到了年底，這個比例可能是一個美好的日子比十個糟糕的日子。考慮到這一點，我得寫下我所記得的事情，告訴你你是誰、發生了什麼。

讓我們從療養院開始吧。這裏距市裡有很長一段路，這讓我感覺就像我和我的病友都屬於眼不見心不煩的那類人。這裏佔地很大，兩層樓房，有三十多個房間。工作人員們都很熱情、貼心，總是對每個人關懷備至。庭院也很大，種著很多花卉和樹木。一些病人在外面拔雜草或坐在金色的陽光底下，而其他則留在公共區看電視、讀書或聊天。幾個人躺在摺疊床上，無所事事，整天敲打著頭部。我們中的一些人可以生活自理，至少可以從食物中享受一些樂趣，而其他則必須由護士餵食，護士每喂完一個病人就要緊接著去喂下一個，再喂下一個。喂病人吃飯絕對是件苦差事，操碎了護士們的心。但這裏工作人員的收入微薄。

我經常想逃走，去找伊娃，乞求她原諒，這兩件事情我認為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有好幾次我站在庭院邊，打算走進樹叢。我認為如果我能回到我過去居住的地方，將更有利於我的恢復，我不會在這個陌生的地方恢復的。我的記憶每天被肢解成碎片，然後被丟棄到一個未知的世界。我可以用寫犯罪小說的錢將我的房子買回來，再請個家庭護理。但是法院……法律……他們不會允許的。會有人皺著眉頭看著我，告訴我我不能，因為我殺了桑德拉。與阿爾茨海默病的研究相比，把這個人送去戰場、旅行以及體育鍛煉需要多少錢呢？

寫好了第一段，我認為這包含許多方面。有許多事情需要解釋。如果我還能記得，我會繼續的，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寫完日記。畢竟我的本能是寫扣人心弦的驚險故事，這是犯罪小說家的思維賦予我的。順便說一句，我內心深處有一個犯罪小說家，他的名字是亨利·卡特。在美好的日子里，亨利只不過是一個筆名，但在糟糕的日子里，我有時在想是不是他的靈魂操縱了我的身體。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肯定是亨利殺了桑德拉，因為我沒有任何有關的記憶。

驚險故事時間：我不太確定桑德拉是不是唯一被亨利殺死的人。

傑瑞認為這是一本隨想錄，而不是日記。他讀完第一篇後，放下日記。他現在可以回想起來的不是他寫的文字，而是寫作的動作。他在房間里坐在窗戶旁奮筆疾書的形象進入了他的腦海。他甚至記得第一篇，記得艾瑞克遞給他日記本叫他寫，他還提了一些構思情節和保持大腦活躍的建議。當然這都是謊言。艾瑞克善於竊取靈感和語言。從來沒有一種藥可以治療阿爾茨海默病，至少在傑瑞的有生之年沒有。

他坐在艾瑞克的辦公椅上，艾瑞克的妻子在隔壁房間里熟睡，他習慣和無意識的人相處。他和漢斯把她抬起來，讓她躺得更舒服些。漢斯建議把她抬進一間臥室，但他們還是把她放在客廳的沙發上。傑瑞不想讓她醒來，不想讓她知道他們殺了她丈夫。她至少會熟睡幾個小時，漢斯已經向他保證過。最後她會醒來，開始過她的寡婦生涯，起初她會痛苦、悲傷，但一旦知道她的丈夫是什麼樣的人後她就會無比厭惡，他是一個文字竊賊、殺人兇手。若這個女人現在想開槍打死傑瑞，那麼一個星期後她則會感謝他。

閱讀日記的第一篇激發了他的原創靈感。他可以記得看著桑德拉的屍體躺在地板上，坐在桌子旁在紙上亂寫亂畫。他可能寫了一些東西，這將有助於他弄清楚真相，證實他的想法，他需要找到它，但也許它還會提供另一種答案。那天晚上他可能在第二本日記上寫了什麼東西，他剛剛讀到的第一篇幾乎與艾瑞克粘貼到他手稿中的文字一模一樣。他想翻看這位初出茅廬的作家的手稿的結尾，應該會找到答案的，但是並沒有結尾。艾瑞克生前一定還在寫著。

他把椅子挪動到電腦旁。顯示器上粘著一個便利貼，上面寫著「寫你所熟悉的，剩下的可以編造」。他在電腦桌面上找到這本小說，還有另外五本小說。他雙擊打開「犯罪小說家的作品」這個文檔，開始滾動閱讀起來。他立即發現它的篇幅更長一些。在這個版本中，犯罪小說家傑拉爾德·布萊克想辦法偷偷進出療養院，這樣他就可以實施殺人的勾當了。傑拉爾德偷偷爬上一輛洗衣店的卡車，彷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電影里演的那樣成功越獄。傑瑞好奇他是不是也是這樣偷偷溜走的，但他不記得任何洗衣店的卡車。

傑拉爾德似乎正在複製他的書中描繪的犯罪行徑，但並沒有人懷疑他，警察認為某位痴迷的書迷應該是兇手。書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護理員埃迪——認為傑拉爾德是兇手，他一直在裝瘋賣傻。但出於什麼目的呢？傑瑞難以理解。活在療養院里又不等於活在夢裡，如果你善於裝病，那麼也當然可以假裝清白，找到逃脫法律制裁的方法。埃迪一直沒有能夠弄清楚，或者至少沒有解釋清楚。傑瑞的日記被硬生生地照搬到小說中，但這並不具有十分的說服力，因為日記是出自一個真正喪失意識的人之手，不是什麼人都能夠編造得了的。看到書稿中照搬他自己的語言使他感到被冒犯，並不斷淡化他把艾瑞克摔死而催生的愧疚感。

傑瑞把他的日記拿過來，開始讀第二篇，發現它和艾瑞克在他書中寫的有些不一樣了。看來美好的日子和糟糕的日子之間的比例正在發生著改變。

第三篇的開頭在頁眉處一遍又一遍潦草地寫著「不要相信漢斯」。他的心咚咚直跳，這段話激發了他的好奇心，他可以感覺到亨利的存在了。他抬頭看看門口，看看他的朋友有沒有站在那裡盯著他。他沒有。

傑瑞繼續往下讀。